

港台
武俠
精品

博覽

港台武侠精品博览

(第九卷)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卧龙生	魔面浪子	1
卧龙生	小邪神	44
卧龙生	天马霜衣	89
卧龙生	乘龙引凤	130
秦 红	虎侠娇娃	169
上官鼎	阳关三叠	211
众 合	导读	251

魔面浪子

电闪雷鸣，暴雨滂沱。

深夜，阴森森，愁惨惨，整个大地一片黝黑。

“砰！”江北“血霍堡”两扇紧闭的大门，被一阵刚猛浑厚的劲力，骤然震塌。

“血霍堡”堡主七屠血霍霍盈阴狠毒辣，江湖武林中人，对他没有不忌惮三分的，今天不知是谁如此张狂大胆，敢来“血霍堡”侵袭。

一条人影在狂风暴雨中，电掣般翩然闪入。

身法轻盈、洒脱、迅捷。一身闪闪发亮，紧身的银色衣衫，一柄斜插在背上，形态古雅的银色长剑，一张笑容慈祥……那是一张面具，一张遮去了他庐山真面目，永远呈现着慈祥笑容的笑面佛面具。

“你敢来送死！”暴喝声中，十数条人影飞闪而出，将那闯入的银衫客围在当中。

“尔等无名鼠辈，还不速速退下，唤你家堡主出来！哈哈

……”一阵狂笑，只见他运掌一击广场上竖立着的三根高五丈以上旗杆，应声而折，堡旗随之坠落，撕成一条条布片。

“何人如此猖狂？”一声洪钟之声传来，紧随着五条身影飞身而入，为首者是一个威武雄浑的老人，正是名震武林的“血霍堡”堡主“七屠血霍”霍盈。他仰天一阵狂笑，声如洪钟：“阁下夜闯血霍堡，非但毁我堡门，且将堡旗震碎，不知与本堡有何仇恨，如非为了解你向本堡主下五字笺帖的真正用意，嘿！嘿！相信你很难生离此堡。”

“哼！霍盈，你既已接到五字笺贴，还不自行了断！”银衫客说罢，随手展现一片白绢。

“七屠血霍”霍盈一见白绢上字迹，脸现茫然，似中邪般陷入沉思。

霍盈慌然不安，但转瞬即逝，浮动在他脸上的是一丝阴笑，透出了一线杀机。未等他有所言动，一声冷笑声中，两条人影已闪身而出逼近银衫客。

“嘿！”银衫客冷笑一声，便幽灵般的，极快捷巧妙自逼上来的兵刃尖下，退出了四尺。

单臂震处，长袖飘落，他捏拳的右手，缓缓伸开，一朵金光闪闪，形状特异的金花呈现在他平摊的手掌上。

霍盈瞪大了惊奇的双眼，满脸的疑惑。

那朵金花不正是二十年前，名骇江湖武林，身怀奇异的武功绝学，令人闻声战颤的两大魔头，天魔、地邪中的地邪所用的，从来没有一人能接得下，躲得过的独门暗器“金花闪”吗？

金花一现之后，顺着那银衫客的食指，飞幻出三个奇美的金弧。之后，生了根似的，停留在食指尖上。这一连串的动作，极快亦极美。

“嘿！”又是一声冷笑，带着尖锐的气势，飞掠入风雨声中，骤然间，他食指一屈一弹，呜——那朵奇异的金花，发出了扣人的心弦的长鸣，电闪射出，围绕着逼上来的两个人

闪出了三圈奇异的圆弧。

不错，这正是那歹毒已极的绝门暗器“金花闪”，奇绝慑人的手法。

“啪啪劈啦啦！”立时，金光骤涨，金丝飞舞穿射，令人眼花缭乱。那是细如牛毛的金针！

一声惨呼，半声凄鸣，“砰！啪！”两个人兵刃弃手栽倒在泥泞之中。满身血迹，遍体创孔，血肉模糊。

“我找的是七屠血霍霍盈，你们谁要再敢轻举妄动，这就是你们最好的榜样。”

“七屠血霍”霍盈面色变得如死人一般难看。

他“嘿嘿”干笑几声，上前几步，一抱拳道：“没想到阁下与当年的……”

迈步出身，抱拳说话，极其自然而又亲切，看不出半点敌意。但——话意未尽，抱拳的双掌半落间，倏地，他身形一挺，电闪扑进双掌映出一片殷红，震出了半串交错的掌影，透出一片灼人热力，以奇巧的方位角度向银衫客攻去。故意使对方疏于防范而攻之，这正是七屠血霍霍盈的阴狠毒辣处。这正是他赖以成名的绝学，一招递出，七式连环，令人防不胜防的“七屠血手”。

然而，这在江湖之上，令人心寒的“七屠血手”，所击出去的只是一串清朗震耳的长笑。

银色的身影闪动处，快逾电光石火的直起四丈，轻描淡写的脱出了“七屠血手”拍出的劲力圈外。而那清朗的狂笑声，却在空中铮铮然的震荡着，一圈又一圈的。

七屠血霍霍盈抬头向空中望着，那银色的身影，那闪动的笑脸，带着那清朗的狂笑，在半空中缓缓的回转着。身影是那样的奇特美妙，洒脱，令人叹为观止。

“天马行空！”

是二十余年前，一位倾国倾城的俏丽佳人寂寞云裳凌波，惊慑整个中原武林，至今无出右者的神奇轻功绝学“天马行

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神密的银衫客，在展露了当年地邪歹毒已极的独门暗器“金花闪”后，躲过他“七屠血手”的是这轻功绝学“天马行空”。

就在这时，那银色的身影，飘飘然，轻若无物地落下了。那柄银色的长剑也随着缓缓落下的身影，徐徐地撤出了剑鞘。

发髻也散开了，乌黑的长发散披在身上。

剑，擎立在一个近似怪异的角度上，荡出了奇异的波动，闪出了夺目的银光。

那披散的长发，在一刹那间根根直立，似铁丝般，在风吹雨打中，一丝不动。

七屠血霍霍盈骇然，他踉跄连退了两大步，双眼暴瞪，两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来。

这是“霹雳剑法”，当年天魔使整个江湖望者披靡，震骇武林的“霹雳剑法”的出式。

“霹雳剑法”、“金花闪”、“天马行空”，分适于两大邪魔、一位娇俏玉女的三般绝学，如今竟然齐集于这银衫神秘客一人身上，如何能不令人惊骇。

传闻，天魔、地邪相交十分莫逆；传闻，玉女凌波与两大邪魔之间，有着一段纠缠不清的情孽。可是，二十年前，天魔突然在江湖武林中失踪了。在天魔失踪半年后，凌波只身隐入深山幽谷，就在这时，少林派了了神僧，邀请武林侠义道中六派掌门人，带领少林达摩院中十大高手，乘地邪势孤之机加以围攻。苦战三天三夜后，将地邪一身武功废去，并将他逼入“死亡谷”，不得出山。从此，这三个曾叱咤风云，啸傲江湖的一代武林人物，再也没有在武林中出现过。

没想到二十年后，这笑面的神秘银衫客……

七屠血霍霍盈惊异、恐惧、迷惑，他知道死亡降临，他无法，也无力抗拒。

倏地，一个震天的霹雳，震得山摇他动。

刹那间，那笑面佛后面，透出了一声清越的长啸，那柄

以奇异的角度擎天而立，荡出奇异波动的银剑，快逾电光石火的划出了奇形的光弧。

“霹雳剑法”展动了。一道电光，自银剑之上飞射而出，围绕着七屠血霍霍盈，成塔形的一闪一绕。只听凄厉的惨呼声穿刺而出，直透云霄。刹时，电去光逝，又复平静。

一条人影缓缓倒下，“砰”的一声，激起了一片泥水，是七屠血霍霍盈！

这名震江北的“血霍堡”堡主已成面目全非的一具焦尸。

银光再闪，那柄光芒夺目的长剑，不带一丝半点声息，插入那古雅的银色剑鞘中。

“哇哈！”“哇哈哈！”

一阵清朗震耳的长笑，划入风雨声中。

那神秘的银衫客，双臂微振间，一片白绢抛入半空，飘然落下。他的身形已骤然凌空拔起，似缓实急，飞惊出“血霍堡”外，消失了。

倏地，一道闪电惊过后，照亮了气氛惨厉的“血霍堡”，亦照亮了那条飘落的白绢。

白绢之上，有几行清晰字迹，赫然是四个武林人物的姓名：

七屠血霍霍盈。

玉金钩白羽。

弹指神剑朱奇。

绝掌风河束星岳。

都是当今武林中，独霸一方的人物。只是“七屠血霍”霍盈的姓名，已被一道血线划去。

很显然，“血霍堡”今夜令人胆裂心惊的血迹，只不过是杀戮之始。紧跟着还有……

二

紧接着，“蔷薇会”老会主玉金钩白羽也死了。死得很惨，

而且死得也蹊跷。

“血霍堡”惨事之后，“蔷薇会”已做好了准备，把老会主玉金钩白羽藏在一个极其隐密的地方，可还是让那在“血霍堡”中造成杀戮的银衣人，留下了血腥。

而且做得那么神秘，令人难测。

分明是被害，却又象是自杀。

毙命的玉金钩白羽手中，拳握着一条白绢，上面排列着四个武林人物：

七屠血霍霍盈。

玉金钩白羽。

弹指神剑朱奇。

绝掌风河束星岳。

前面两个名字，已被两道细细的血线划去。

一个多么可恨，而又可怕的人物！

“蔷薇会”会主，老会主的独生女儿玉女冰心白蔷薇冷森森的目光，向在场的人扫视了一圈，利箭般的射在九头鸟蒯余生的脸上，射在魔面公子依梦凌的脸上。这里只有这两个人知道老会主的藏身之地。他们一个是“蔷薇会”总监，是白蔷薇交代他亲自安排的老会主，一个是白蔷薇至诚至深爱着的心上人，是白蔷薇与之在爱河之中荡漾时告诉他，父亲的藏身处。

蒯余生低垂着头，退了一步，依梦凌却迈上两步，望着白蔷薇道：“人死不能复生，你应该节痛抑悲，保重身体！”白蔷薇的娇躯不禁一颤，第一个安慰她的，竟然是魔脸公子依梦凌。虽然，他今天才出现在她的生活中，但她已把少女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他。今天，依梦凌和他的书僮小云雀儿一出现在蔷薇会的议事厅，这位冷面少女的那颗“冰心”，就禁不住怦然而动。

他是那样的风流潇洒，那样的超凡脱俗，尤其是他那张迷蒙，神俊具有特异魔力的笑脸，更让她心神动荡。就是这

样一位翩翩美少年要求她容留一日时，她怎能忍心拒绝呢？

他告诉白蔷薇他是为报师仇，千里追踪到此的。他的师弟仇情不但杀了师父空空一叟，还杀了“七屠血霍”霍盈，并且今晚还将要杀死玉金钩白羽，而且还要杀……

他说话的声音轻柔，带有奇特的韵律，隐含有一种悲痛之情与无比诚挚的情感。

于是女会主吩咐下去，摆席设筵待客。

魔脸公子成了“蔷薇会”的座上宾。

依梦凌成了玉女冰心生平第一次打开她少女心扉的男人。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我誓必为我师父，为伯父大人报仇！我决定立即赶到弹指神剑朱奇那去。”魔脸公子依梦凌话语坚决地说。

略一顿后，又道：“相信我，相信我所说的。”

白蔷薇没有吭声，因为那张神俊不凡的脸上，如今竟然再也找不出一丝半点笑容。

带着一片悲痛，是那么的肃穆。

两行热泪自白蔷薇的眼中夺眶而出。

这一夜在她，变化得实在太大了。

而魔脸公子依梦凌这个特殊不凡，一切都是那么的超人，令人捉摸不定的少年，真的值得信任，可以信任吗？

半个月后，魔脸公子依梦凌和他的书僮小云雀儿出现在北京西城三和大马路中段，著名武林富豪朱奇开设的“朱氏钱庄”附设赌场的赌桌上。此时小云雀儿的面前已堆满了大堆雪花花的银子和大叠银票，无疑，他们赢了。

不错，魔脸公子依梦凌赢了，他不但赢了大堆的雪花银子，还赢了赌场掌台做庄的柳五先生的一条右臂，赢了整个“朱氏钱庄”，赢了钱庄主人朱奇的女儿，如花似玉的朱小芬。

你当柳五是什么人？他乃是弹指神剑朱奇手下，三个最

得力的助手之一。他内外功夫都有不凡的造诣，而且那四粒骰子在他手上是变化万端，奇诡无比，没有人在他手里赢过，所以人称袖里乾坤。然而今天他输了，输给了一条臂膀，输给了魔脸公子依梦凌。依梦凌并不客气，只一下就卸了他的右臂。

那朱小芬更是了得的人物，她不但美艳绝伦，而且四粒骰子在她的纤掌之中风云万变，天下无双。一年前，名扬江湖赌界的千幻手时欽，以他一手精湛的赌学，几乎使整个“朱氏钱庄”输垮。然而就在千幻手时欽得意的笑声中，朱小芬出来了。在“达啦啦”的声响中，也以四粒骰子，将千幻手时欽击败，保全了“朱氏钱庄”，赢得了“纤掌风云”的美号，从此名扬江湖。

“纤掌风云”朱小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会输给那张迷蒙的笑脸。所以当依梦凌说道：“我要跟你赌百万两黄金，还有你跟我。”时，她竟答应了。

姜还是老的辣，“慢着！”说话的是朱奇，他说道：“我‘朱氏钱庄’整个的合起来，足够黄金百万两，只是你依公子，总该懂得赌场的规矩！”

“你是说要有凭证？”

“压多少赢多少，黄金百万两，岂能空口说白话！”

“有理！”说着魔脸公子依梦凌一抖手，从左手无名指上退下一个刻着一张笑脸的大戒指。雕刻精细，巧夺天工。

弹指神剑朱奇一见，脸色骤然变了，泛出一片惨白。那只笑脸大戒指不正是当年天魔的信物“笑佛指环”吗？他缓缓抬起眼光，而他女儿朱小芬的眼光也紧紧的盯着他，他点了点头，朱小芬亦点下头。

一场赌博开始了。

然而，这一次朱小芬输了。输得好惨！输了整个“朱氏钱庄”，输了她自己。

哇哈哈哈哈！哇哈哈哈哈！

魔脸公子依梦凌扬声大笑道：“百万两黄金三日内给我送去，三马路‘东升客栈’！”

朗声长笑中，依梦凌迈开大步，带着小云雀儿头也不回地走了。

已经三更过了，街上没有几个行人，依梦凌加快了几步，他那俊美的小书僮紧跟几步赶上他说道：“你别再骗我了！你的打算还能瞒得过我？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你怎么做都可以，我就是不能忍受你这些。”

“你听我解释嘛，我有我的……”

“啪”小云雀儿回手给了依梦凌一记耳光。

小云雀儿匆匆地走开了，魔脸公子依梦凌站立了片刻之后，轻轻地一耸肩亦走了。

第二天“朱氏钱庄”张灯结彩，欢天喜地洋溢着一片喜气。朱奇正在为女儿和魔脸公子依梦凌操办婚事。

这是依梦凌的主意，弹指神剑朱奇既可免得荡败家产，又得乘龙快婿，何乐而不为？

客厅坐满了客人。行礼交拜的时间就要到了。就在这时，小云雀儿突然出现在依梦凌的房间里。她说是来道喜，脸上却没有一丝喜气。

见到小云雀，魔脸公子依梦凌欣喜异常，他急忙迎上前，说道：“小云雀儿，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从来就没有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抛弃过我，不是吗？”

他顿了顿又道：“我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是……他望了望身边伺候他的两个下人，又突然将话顿住。

小云雀儿道：“我决定要回去了，再见！”

“慢着，再听我说几句话好吗？”他没等小云雀儿回答，转身让两个下人退下去。

“砰！”门紧紧地关上了。任谁叫，除了应声之外就是不出来。

大厅喜堂之前，两支臂粗的二十四斤重的龙凤巨烛已经

燃起，照亮了那大大的“喜”字。

外面爆竹声声音乐奏起，可就是不见新郎倌人影。

弹指神剑朱奇急了，猛地站起来直向礼堂外走去，走不远，只见那张奇异的笑脸闪入了他的眼帘。

魔脸公子依梦凌出现了，他神态是那样安详自得，步履是那么飘逸洒脱，牵着彩带的一端与纤掌风云朱小芬步入礼堂。

弹指神剑朱奇长长吐了一口气，正待转身……

倏地——

一条人影闪出，阻住了一对新人的去路。

一身洁白的罗衣罗裙，乌油油的发髻上插着一朵白蔷薇花，是蔷薇会主白蔷薇。

弹指剑朱奇见状先是一惊，接着便有些愠怒。待到听了白蔷薇说，那害死霍伯伯，害死她爹，如今在这儿欲加害弹指神剑朱奇的人，就是那位新郎倌魔脸公子依梦凌时，非但弹指神剑，在场所有的人无不惊愕色变，一道道目光紧紧盯在魔脸公子依梦凌的身上。

“是我？”魔脸公子依梦凌神色自然一丝不变，微微一咧嘴，摇了摇头道：“你可真会开玩笑！”

就在这时，忽听一声尖锐刺耳的惊呼，烛光之下一条人影悬空的在晃动，双眼暴瞪，煞是骇人。竟然是弹指神剑朱奇的夫人，朱小芬的母亲，被一条手指粗的绳索高高吊起。

“砰！”朱夫人骤然栽落地上，随之飘下一片长长的白布，上写五个大字：朱奇今夜死！

烛光闪烁间，看见一张慈祥的笑脸——笑面佛面具，一身银衫，一柄长剑。

笑面银衫客！

玉女冰心白蔷薇不由一阵迷惘，本来她就不能肯定，魔脸公子依梦凌与那杀害了她父亲玉金钩白羽的银衣人是一个人。

虽然确有可疑之处。

真正笑面银衫客的骤然出现，使正在僵持难解的局面，转变为惊骇、悲忿、紧张。

“仇情，你还不伏首认罪！”轻柔的喝呼声，是出自魔脸公子之口，带出一种摄人之气。

“哇哈哈哈哈哈哈！哇哈哈哈哈哈哈！”

一阵清朗的狂笑声，骤然飞扬而起，荡出了隆隆然的回音，震得在场所有人心弦猛颤。那张笑面佛的面具，闪动间带着银色的身影电射而出，接着一身新郎官打扮的依梦凌亦紧紧地追了出去。

“嘿！”白蔷薇一声呼喝，身形也已电掣般飞闪，飘出大厅之外。她怀着满腔的悲痛、愤恨，一路追来未曾停步，但始终未发现那笑面银衫客，半路之上却遇上了受了伤的魔面公子依梦凌。

“是蔷薇吗？”

不用看，听这轻柔震荡心弦的声音，就已经知道是魔脸公子依梦凌。

“依梦凌，你……”

那张迷蒙令人困惑的笑脸，又闪动在她面前。白蔷薇的心中又泛起了一阵轻微的颤动，顿时那满腔的愤恨全烟消云散了。

“我又让他跑了，原谅我，蔷薇。”

“你……你受伤了？”她看见他的脚在流血，而且伤势不轻。

事实已经证明了，魔脸公子依梦凌并不是那神秘的银衣人仇情。

白蔷薇那双明亮的眼睛充满了泪水。

依梦凌在她娇面上吻了一下，道：“蔷薇，我们明天一早就走。”

“我们？”

“嗯，你跟我。”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如今已经“雨过天晴”，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发自内心的微笑。

“明天五更时分，我在西城等你。”

白蔷薇送依梦凌回到“朱氏钱庄”已过了三更。魔面公子依梦凌包扎好伤之后，在朱奇父女劝说下，退入了内宅休息。

朱奇换下了守灵的下人，独自一人守着夫人的灵柩。渐渐地，他的心平静下来。

夜，静静的。忽然，那具刚合盖不久的楠木棺材，发出“呀！呀呀呀！”的响声

难道……有鬼？

弹指神剑朱奇面色惨变，心也凉了。同时，一股愤怒激动的狂流，在他体内翻涌澎湃着。

猛地，他迈上了两步，伸手一掀……

“砰！”沉厚的，在徐徐挪动的棺材盖子被他掀落，发出了震人的巨响。一具僵硬骇人的尸体，骤然从棺材中跃出，正是夫人的尸体。

“呀！”朱奇骇然惊呼，踉跄而退，几乎立足不住。“啪”硬生生的尸体被摔在地上，另一条人影，幽灵般的飘然而出。

银色的衣衫，银色的长剑，慈祥的笑面佛面具。那银色的身影向着他一步，又一步逼近。

“朱奇，当年你们为什么要害死‘天魔’！”

朱奇心头一震，但很快恢复过来。只见他长袖抖落间，套在右手尖五柄短剑，已划出了漫天的飞弧，直向银衣人咽喉射去。

出势快极，狠极，防不胜防。正是弹指神剑朱奇最得意的出手招式——龙爪三现。

那银衣人身影一闪，左掌翩然斜翻，幻幻然划出了半圈

掌弧，“啪！嗯！”弹指神剑朱奇的手腕脉门被一把扣住。

“说！”银衣人的声音，更沉，更震人了。

“你……”惊骇，疑惑，愤怒，仇恨各种极端复杂的情绪涌上弹指神剑朱奇的心头。他骤然发现，那只紧扣着他手腕脉，使他血脉翻腾逆行的左手无名指上，套着一只金色的镂刻着一张精巧笑脸的大戒指。

朱奇眼中布满了血丝，额上崩出根根青筋，渗出颗颗豆大汗珠，他愤然激怒道：“我早该想到就是你……”

忽然，一声娇喝将朱奇的话打断。纤掌风云朱小芬飞闪而入。

她满怀悲痛仇恨，身形未至，玉臂已电闪般疾挥。十缕寒光电闪飞绕，以极奇异的方位，漫空划出一串圆圈，飞袭而来。

正是弹指神剑中的顶尖绝学“十龙回字”。

随着弹指神剑自朱小芬的纤纤十指弹出，她发出的却是一声扣人心弦的，悲痛的惊呼。

“砰！”一条满身血迹，狰狞惨厉的人影飞落在她的身前。她——纤掌风云朱小芬惊呆了。惨死在她弹指神剑“十龙回字”绝学下的竟是她的父亲。

悲痛欲绝的朱小芬，呆若木鸡。

那可恨的银衣人狂笑一声，闪动银色身影，凌空带出一道绝美的银弧，留下了那轻狂的长笑，还有一片飘然而下的白绢。

三条细细的血线，划去三个名字，七屠血霍霍盈、玉金钩白羽、弹指神剑朱奇，还有一个未被划去的是绝掌风河束星岳。

他走了，没受到一点阻拦。

三

北京，城西官道边一颗大树下，依梦凌斜靠在树干上，他

在等白蔷薇。

然而，他没有等来白蔷薇却被一位丑得骇人的少女骗上了一辆华丽的马车，被拉到一幢精美的小阁楼前。

在一个少女的香阁里，依梦凌见到了一位倾国倾城，美逾天仙的绝世俏佳人。依梦凌不由得魂飞心荡，他又以他的惯技——凭那张魔脸发动进攻。然而，“啪”一声清脆的声音中，一只玉掌，硬生生的击在了依梦凌的魔脸上。

那神俊的脸上，令人迷蒙，令人心神为之惑然，奇怪的笑，被这重重的一掌击落了。

在魔脸公子依梦凌来说，这是从来未遭遇过的。无比自负的依梦凌，不肯这么认栽的！

他继续发动攻势。那由神俊的五官织成的笑容，又浮动在他的脸上，带出了一片特异而又感人的魔力。

依梦凌似乎成功了。因为这个至此他仍然不知其姓名而美得令人魂魄旌摇的俏佳人，她的芳心亦震动了。

依梦凌猛然地迈上了一步，手臂圈在她如握的柳腰之上，把她带入怀中。

她，竟然娇躯投送的靠入了依梦凌的怀中。

笑脸在闪动，除了得意外，更带出无比的自信。但，魔脸公子依梦凌脸上那令人迷惑的笑顿住了，他丝毫没有防备，也无法闪避，她在他意乱情迷间，点了他阴奇门的“十谷穴”。

“十谷穴”被制后，再也无法闪动他那奇异的笑脸，再也说不出轻柔的话语。

直到这时，她才告诉他，她叫束嘉玉，绝掌风河束星岳的女儿。

束星岳正是依梦凌要寻找的第四个杀父仇人，而束嘉玉——他并不知道束星岳有这么一个绝代的女儿——对于他——魔脸公子依梦凌似乎很了解。她告诉他：自从他到了北京城后，投宿、赌局、婚宴……他的一切行动她都清楚。这